

一本书

烽火淬炼的儿童史诗

□ 王泉根

邓湘子的“芷江童年系列”（《熄灯号》《白蜡烛》《竹蜻蜓》），恰似三幅交织着战争记忆与人性光辉的湘西风情画卷，以“举重若轻”的叙事功力完成了多重美学建构。作者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底色，以湘西山村为叙事舞台，通过三个不同维度的少年成长故事，构建起立体多元的儿童文学世界。这三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互为镜像，在硝烟弥漫的历史中，为读者浇灌出一朵朵超越时代的生命之花，既颇具启迪意义，又不失人文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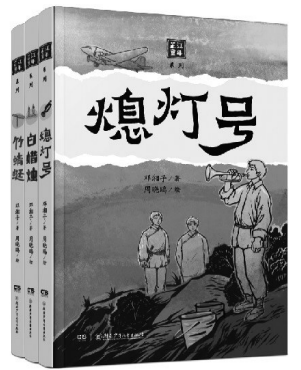
《熄灯号》的文字尤为老练，以烽火台为叙事支点，让少年桐生的乡村人生与近百年前那场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法忘却的战争彻底交融，儿童日常生活与宏大历史叙事被作家糅合在一起非但不显突兀，反而呈递出极强的感染力：清晨的

霜冻红薯、竹林间的放牛日常、碉堡里飘来的神秘气息，这些充满泥土芬芳的生活细节，与日军空袭的警报声、粮子驻扎的紧张氛围形成强烈张力。少年在守护家园的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蜕变，儿童小说的“成长性”也透过其中的诸多意象依次传递，如那杆锈迹斑斑的铜号，既是传递消息的工具，也是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这种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洪流的书写策略，让历史记忆与生活质感交叠在一起。

《竹蜻蜓》在较为稳妥的题材中将激烈而富有感染力的情绪放置在故事中的每个瞬间，其以“回家”为精神线索，在逃难途中书写人性的温度。春根带着父亲的遗愿穿越战火，途中遭遇的饥饿、困顿与陌生人的善意，构成了一部人性史诗，儿童文学的重要作用在于

给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竹蜻蜓》丰厚、真挚、线性的叙事为全书最大的亮点，有利于作者调动各式各样的角色参与故事，在斗争与感动中筑起别样的成长大厦。杨爷爷家跳跃的火把、麻婆婆熬制的南瓜粥、瘦黑男孩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这些温暖的意象如萤火，在星星点点中汇聚，在多层次意象中展现那个遥远年代的生活百态。通过对少年跋涉的旅程描写，全书完成了对战争苦难的诗意超越，有大义又不失小情。

《白蜡烛》另辟蹊径，将传统技艺传承与抗战背景相勾连。艾家三代人在白蜡林中的采蜡仪式，是对中华民族何以绵延至今的精彩回应。在包罗万象的描写中，作者用精练的文字与叙事展现了广阔



的生活图景，四两拨千斤之力可见一斑，月光下的“侗乡八月雪”、红薯与苞谷棒、飞虎队员，这些意象群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复调叙事，遥远又不失新奇的意象此起彼伏，充满生命力，作者的笔力又让他对每一个新意象的解释恰到好处，不喧宾夺主。当少年从龙克服密集恐惧症完成采蜡仪式时，完成的不仅是身体的成长，更是精神上的涅槃。这种将乡土技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书写，让小读者能深切体会到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再生能力。

来源：《文艺报》

书架

《如何成为情绪稳定的父母》

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给家长的育儿和自我了解的书。育儿的过程不止关于孩子，也关于家长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也将重新养育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压力反应方式，开始理解自己的情绪是如何形成的。

《问号老鼠小萝拉》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讲述父与女一同探索哲学问题的绘本。小老鼠萝拉好奇我们从哪里来，世界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拥有美好的事物，生命的终点在哪里……

文摘

北乡的茶(多味斋)

□ 洪佑良

北乡人喝茶的茶杯是小口的，比酒杯大，比饭碗小。茶杯有新有旧，白瓷彩瓷，放在茶盘里，一泡就是10杯。一般情况下，谁都可以喝两三杯，如果真渴了，喝上七八杯也是正常的。我姐姐嫁到北乡淳口镇，每次去她家，姐姐也会按照北乡的习俗泡上一盘茶。就着茶，我们姐弟俩可以聊上大半天。

北乡人喝茶有个习俗：给客人敬茶，一定要敬到客人不喝了为止。客人端起茶杯，或啜或饮，主

人看似漫不经心，眼睛却不敢放松，客人喝完一杯后，主人立刻续上第二杯。如果客人喝到位了，就在最后一杯里剩下一大半，或者干脆只是象征性地抿一下，主人就不再续了。有人不懂这个习俗，就闹过一个笑话。一个南乡老人去北乡看望女儿，出发之前，有人“恶作剧”，告诉他在北乡喝茶，一定要喝到主人不再敬了为止。老人信以为真。到了女儿家，亲翁很热情，

端上来一盘热茶，放了茴香，加了芝麻豆子，那是待客的最高礼节。老人端起茶杯就喝，一杯又一杯，喝了5盘茶，差不多50杯，亲翁还在续茶。实在喝不动了，只得告饶。后来女儿回娘家，父亲问道：“北乡招待客人，怎么要先灌茶呢？上次我都快淹死了！”女儿得知原委，才知道父亲被人耍了一把。

来源：《人民日报》

书悟

爱让人成长，爱引发奇迹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湖南获奖作家诺亚

□ 刘鹏波

记者：您的获奖作品《白夜梦想家》中的乐安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您是否希望通过这样的设定来阐述找到自我、自信自爱的重要性？

诺亚：我曾是一个自卑的孩子，相信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自卑的孩子。他们总是被拿来比较，他们希望变成那些优秀的人，除了成为自己。所以我格外在意孩子对于自我的肯定，也会在很多作品里阐述这样的观点。但如何找到自我、肯定自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作品里，我设置了“北极星”这个形象，星星的作用只是指引，而不是指导。很多关于成长的问题是需要正确引导的。北极

星一直以一个指引者和陪伴者的形象待在“梦想家”身边，他从不告诉“梦想家”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在一次次的冒险中让她逐渐明白，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这一切的成长都是自发的，这也是我认为的成长应该有的样子。

记者：人物设计基于怎样的考虑？像北极星、白马、豚鼠、海獭等角色，在故事中承载着怎样的意义？

诺亚：一开始我想写一个小时候最喜欢的故事，希望自己变成唐僧，这样我喜欢的超级英雄就能保护我、陪伴我一起旅行。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现，对每个孩子来说，真正的超级英雄也许不是齐天

大圣，而是陪伴在他们身边的父母。就像上面提到的，我认为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引导的作用，所以父亲变成了北极星的形象。其他形象大都是从我喜欢的动物里选取的：二师兄豚鼠，别名又叫“荷兰猪”；三师弟是流沙河里的沙和尚，我选用了海獭，一种永远生活在水中的动物；白龙马球藻，它的命题是“做自己”，我选择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植物，我曾经饲养过它们。据说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广岛、长崎唯一不受影响的生命体就是小球藻。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其他还有一些动物的设计，比如北极兔，它是一种蹲着的时候跟普通兔子差不多高，站起来两条后腿长到惊人的动物，它代表着很多事情也许并不是我们看到或想象的那样。

来源：《文艺报》